國朝文錄續編

適堂文畧卷二

上高李祁附錄之

明總兵官黃朝宣事迹考

吾邑黃朝宣事迹多無可考其見於明史何騰蛟傳中者畧具末後一節盖崇禎十六年騰蛟巡撫湖廣逾年國變福王立左良玉舉兵反騰蛟赴水遇漁舟救起轉至長沙集僚屬痛哭起兵而兵不足遣章曠調副將黃朝宣張先璧劉承允兵朝宣自燕子窩先璧自溆浦承允自武岡至兵勢稍振順治二年李自成斃于九宮山其將劉體仁郝搖旂等以衆無主議歸騰蛟率衆四五萬人驟入湘陰距

長沙百餘里城中不知其來歸也懼甚朝宣即引兵還燕子窩暨搖旂等歸順復招其黨袁宗第等來降而自成將李錦高必正騰蛟復命堵胤錫招降之衆驟增至數十萬騰蛟欲以舊軍參之乃題授朝宣先璧爲總兵官與承允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牛進才及董英馬進英馬士秀曹志建王元成盧鼎並開鎮湖南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騰蛟銳意東下拜表唐王與監軍李膺品先至湘陰期大會岳州先璧逗遛諸鎮亦觀望獨赤心自湖南至爲大兵所敗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由此損時諸鎮驕且貪殘朝宣尤甚刼人而剝其皮永忠效之殺民無虛日騰蛟不能

制　大兵破汀州唐王被執死而永明王立以騰蛟爲大
學士四年　大兵破長沙騰蛟不能守　大兵入衡州守
將黃朝宣降數其罪支解之遠近大快章曠傳又言黃朝
宣者巡撫宋印鶴部屬也其見於明史者如此而已而出
身則皆未敘夫騰蛟之走水而遇救也人以爲得神之助
遠近歸心其調兵也以朝宣爲首其分鎭也亦以朝宣爲
首則朝宣之才勇威名必有表表於一時者使能聯絡諸
鎭合力一戰勝則死灰復燃唐王或不遽至于敗不勝則
橫屍原野亦不令黃得功專美于前豈不轟轟烈烈一丈
夫哉乃始則鬨鄰搖旗等至湘陰而懼抽兵先還燕子窩

繼則與先壁逗遛不前致李赤心獨戰而敗終則有城不能守而迎降被戮則是貪生怕死而卒不免于死矣曷足以汚簡牘哉然而予以東華錄考之則所書有與此異者一爲寫本載順治四年逮僞總兵黃朝宣至京誅之一爲刊本載順治四年湖廣巡撫高士俊奏攻拔衡州安仁等縣常德衡州二府生擒僞總兵黃朝宣夫曰生擒則非投降可知曰逮至京則生擒後仍不順從可知曰誅之則必非支解合寫本刊本觀之而朝宣之結局可知矣考 國初延攬人才其受降亦有分別崇德七年松山城破大兵生擒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曹變蛟祖大樂皆絷

養而使之降其餘兵備道一員副將十員遊擊守備千百總官百餘員盡殲之朝宣嘗戰敗時主將必愛其勇壯傳令必生擒之其逮至京必誘之降者之降雖百計豢養而終不變節者故必誅之以絕其患是其始雖不足覩而其後實能曉盡東華錄據我　朝實錄而書嘗得其實明史或因傳聞之疑而失之也舊劉縣志載黃朝宣上梅人其父爲雲南沐府儀賓朝宣染其家風因習武事明末沙洲亂沐府破朝宣輾轉兵間官至參將不至與天沐同燼必積有功勳其事蹟皆不可考而瀏溪黃推官鼎彝三事始末稱順治二年六月南都破而朝宣擁滇兵駐醴陵爲隆

武岡守分宜縣令曹國祺與焉　曹舉人志明號召七姓
子弟起兵奉新昌陳僉都泰來為盟主而約胡宣以滇兵
為外援詎知上新兵起而胡宣兵尚未發故泰來志明等
皆敗走丙戌上新遺燼復熾胡宣果移醴陵兵攻圍袁州
府城則其人亦不甚碌碌舊劉志稱曾封江楚侯固無稽
而新劉志并削其名不識則太鹵莽矣吾邑人物見于史
者前惟鍾傳史稱高安人由其時未分上高實則生于梘
頭今其遺裔尚存舊譜後之見于史者為黃景黃胡宣然
皆牽連得書有姓名而無籍貫遂使一侍郎一總兵事蹟
皆在若滅若沒之間轉不如曹志明附陳泰來傳注名曹

于目錄籍貫紀于傳中一開卷而即可得然以東華錄觀之朝宣之在　國初必頗有關礙故大書特書不然新故之際以頑民受戮者甚多何以他皆不書而獨書朝宣此必得順治朝實錄考之始得其實猶之袁崇煥見誅于莊烈帝至本朝儒臣讀實錄而後知其故也至于貪殘好殺武夫類然明史劉大刀傳且有微詞矣于朝宣復何責哉予故特爲考次之如右

以東華錄證明史之失大書特書黃總戎可不朽矣

讀陳節愍公遺稿書後

明末　國初新昌有兩忠臣吳公甘來與其陳公泰來吳公於崇禎末年與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諸公攀龍髯上升世祖章皇帝特旨褒嘉　賜諡忠介陳公則于南都破後閩上高曹孝廉志明舉兵奮螳臂競起于順治三年兵敗死之至乾隆中年　高宗純皇帝　命儒臣纂勝朝殉節諸臣錄始　賜公諡曰節愍兩公明史皆列于大傳不夷入忠義類傳之中以其人皆若有本末不徒以一節見也顧史體謹嚴刪削繁蕪所載僅其大畧而繫重委曲之故與處心積慮之微則非旁考他書暨讀其遺文不可盡

悉吳公著有莊介公集予得讀之陳公文則未之見本年予館郡城鳳儀書院新昌李茂才向榮一日過予謂陳公後裔藏有節愍公遺文數十篇不敢出以示人予曾錄得數篇一爲南都上宏光疏一爲倡義檄一爲諭驛傳道牌一爲遣招撫書書最佳似在謝疊山却聘書之上予聞而大喜亟取閱上宏光書首言今日爲乾坤斷續一大關頭皇上當比迹宣光而諸臣亦宜以尹吉甫鄧禹寇恂諸人自待不可悠悠忽忽如唐之季宋之南中言先帝知臣召對時與閣機密夜分商畫情如父子而臣之所以事先帝者催漕則雇船無貲首捐二千金以風百司輕賚未支更

得五萬金以資軍賞閥門皆響自請巡邊旬日之間築堡五十座敵兵逼壘相持半月無隙可乘乃捲甲宵遁密約鎮臣吳三桂分道追之戰于墻子嶺之南峪口一日三捷及以封差歸里土寇引張獻忠賊兵圍城復率家丁數千迎路破之此皆臣事之梗概而未能報先帝之萬一者暨皇上丕承大統亟詣行在闖揚城兵民之急不憚以身赴之圍解而疾作矣然先皇帝之仇一日未報則臣之心一日不灰倘鬼伯稍緩須臾則志師終當慷慨盡其時馬阮擅權惡直醜正公知南都必破故欲留其身以有待也倡義檄詔本寺昔膺口口之命九邊豪傑半在戎麾今散處

山澤海濱者聲息漸通無不枕戈以待茲督滇黔大兵十萬相機會勦聞吾鄉好義久切同仇羣以統帥無人鞱覊憤發此正攀龍附鳳垂功名於竹帛之時也爲此出示曉諭云云諭驛傳道牌驛傳道指夏港藏國士也謂某兄先朝之孝廉也父登科甲祖受誥封高曾而上孰非明之臣子而忍一旦背之即出受官爵或爲保身家計亦何妨稍存故國之思乃傾心竭力惟恐敵之不强明之不滅可乎匹夫一呼四方雲集以兄曾依傍聲氣謬誤或有淸醒之時故駐師吳鎭不即加兵能悔則身名兩泰執迷則有罪不赦其責備甚至遣招撫書謂泰來江西之賤士而實先

朝之遺臣也近傳執事明示欲盡明室士紳而羅致之泰來則不敢萌二心一則先帝知而用之實宏且重得君如此何忍負之一則玄光繼統瀕海彈冠泰來初起原職纔轉刑垣皆辭不敢就蓋有見于權勢朝隮苞苴書横爲翻案錮黨之徒絶報仇雪恥之念倘糜好爵負媿在天兩疏乞休潛寓規諷君小恨其異已遂朋謀誣以族誅倘非大難再羅家已破矣然而終不敢怨且悔者以終可以告先帝也夫不敢負先帝以事玄光敢欺玄光以事他姓乎且癸未四月大兵畧地而返泰來奉先帝命實相阨于灤水之間左旋右抽未嘗稍讓皆相遇于原野今相綴于班行

興言及此執事爲寒然矣夫執事之欲羅致士紳者謂可與之共治天下也今日江南無人誠有如所云求一厮養卒不可得者即意高蹈之流必抱忠愛之性然人而忠君愛國者皆天地間一種癡性漢也可與之守死徇道而不可與之遭會乘時楚遇王陵而老母可割魏得徐庶而終身不謀士既有志不容强耳執事旣開薪櫄之途宜宏江海之量來者不拒往者不追可也或慮忠愛之人不顧成敗毋思舉義以圖不利嗟夫一君亡復立一君此雖耿耿之臣心實莫必夢夢之天命况事當其易雖中材可以有爲時值其窮雖上智亦難爲力嗚呼已矣包胥無可哭之

秦庭諸葛無預籌之蜀鼎而又何憂耶末又言要于不足
顧而顧得一間曠之地以讀易終老熊太史輝吉跋謂視
叠山却聘書千載有光洵乎其有光也然以予考之潰招
撫書當在倡義檄與諭驛傳道牌之前蓋當金陵既失福
王出奔我　朝即命親王帶兵至江西復設招撫院于南
昌各府歸順者踵至而唐藩立于福州頗能振作陳公與
同邑漆進士嘉祉藏輿人國士同謀舉兵而國士旋受招
撫轉爲出力陳公孤掌難鳴遂欲遯迹入山故有銷鐙遺
姿祝髮結廬遊黃蘗諸詩當專閫之命欲具書招致公主
意已定將入山而先留此書亦婉亦嚴即顧亭林與當道

書之意也曾上高曹舉人志明爲南臺御史汝蘭之裔世
受國恩與邑中七姓子弟倡議勤王恃同邑黃總兵朝宣
擁重兵屯劄袁州之燕子窩可以爲援而請陳公以重望
爲盟主公慨然從之遂作檄文布告遠近兼諭國士回頭
檄中所云督滇黔閩粵大兵十萬者指黃朝宣也聞吾鄉
好義志切同仇者指曹志明也其後兵起朝宣卒于湖南
何騰蛟之檄不能赴援公與志明遂敗死志明明史無傳
事跡附泰來傳中明說志明倡而泰來應其前委曲事皆
不能詳此須合新昌縣志暨灣溪黃鼎燮三事始末閱之
而後可見其全茂才跋語謂泰來不知所終以說從此書

于檄牌之後故撬以爲然若果不知所終則爲　國初遺
老矣安得乾隆間賜諡與祭哉太僕寺與僉都官皆加于
唐藩非加于福藩遐書訓立朝不滿五月受秩不過七品
其明證也然茂才不錄此書則無以補明史之缺而予亦
終身不知此中有許多委曲矣文獻足徵豈不快哉吾鄉
當明末　國初之交忠臣義士磊磊軒天地者若嵊清江
有楊公廷麟南昌有萬公元吉宜春有袁公繼咸新建有
姜公曰廣臨川有揭公重熙新昌有陳公泰來皆欲挪爲
陽之戈以挽白日之墜者其文采皆炳炳烺烺而皆不得
見其集故事跡僅見於史而其他委曲繁難之故與處心

積虛之微皆落在蟲鼠口中不可得見安得更有留心文獻如茂才者錄其遺文以示于人使昭昭然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也故旣撮錄其文而復附論之如此

熊少宰極峰先生補傳

予少壯時讀魏叔子集中靜儉堂文集序即知清江有極峰先生爲一時完人而其集不可得詢問之鄉人無知者今秋抵省傳丙生學博迎予笑曰已覓得靜儉堂稿矣予大喜亟爲加墨一過學博將謀板行屬爲序予謂文之甘苦公自序詳之矣且魏序之前有熊序黍序後又有行狀墓誌烏容再贅第文以奏議爲最而前後諸文皆未敘列一斑則公之精神不著即其品概亦不彰矣夫奏議者可以觀時變即可以覘抱負者也因倣明史言官傳例爲作一文以補之

公諱化字仲龍極峰其號臨江府清江縣人祖豹學通古今爲文獨具眼孔言人所未嘗言集後所附雜文可見矣時貴亦名諸生兩代皆贈臺諫閣抑而不發遂盡以其學授之于公公甫冠成萬歷辛丑進士與熊明遇熊劍化同科號三熊授行人科行人初使潞次使蜀後加一品服使朝鮮鮮人愛重其詩文王有厚贈亦不受爲建却金亭表之改官御史首陳救時急務爲四條一曰振積弛以端治本二曰辨真品以公銓衡三曰起廢棄以彰平明之理四曰飭邊備以杜憑陵之漸已又陳時事可慮政體宜肅疏歷叙宇內情形處處不靖宜防微于未著保安于未危

蓋其時天子高拱深宮臣下分朋植黨養癰待潰亂形已胎而我　朝能興中土　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天已興師伐明矣而明人泄泄如故故不覺變之深而慮之切也已而梃擊變起宮府危疑公歷言奸黨已擒元謀宜究謂以掃除而結死士主謀安在輕犯儲蹕意欲何為是必有竊發之雄肘腋之患龐保劉成猶其小焉者也時雖不能講用而其言則侃侃矣已而　大兵取撫順直薄瀋陽距遼陽只數舍公知關外兵調發已盡一李如柏何能為疏請宜速發軍餉資督臣汪可受先擁數千衆出關期以五晝夜直抵遼陽與新推鎮臣李如柏協力拒守聞如柏

家丁尚有千人遼城士民富庶城郭堅完人皆習於騎射一聞督臣出鎮懸賞購募數千人可立致合以鎮臣所將不下萬人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如此而遼陽決不可破遼陽不破敵兵決不敢長驅待其師老知窮而經略之師繼至夾擊敵必聞風潰走矣山海關當左襟喉薊鎮一路皆當敵衝則請以順天撫臣移鎮關門而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二鎮麾下壯丁可戰者計可數千兼多方召募東關不屹然金湯乎兵部覆疏從之而為持重之說者見敵尚在撫順遂奏相機進退之旨公再疏謂臣正慮其按兵不進為謀叵測蓋敵人兵止數萬慮有損傷倘與西虜合勢則

遼必難攻急宜巧用間牒疏制西虜而開鐵其咽喉也防守之計在遼陽宜宿重兵互相聲援而後開鐵可守開鐵破則東西要合遼事不可為矣安危在呼吸間猶能遙待經畧而督臣不出關乎督臣出則近關人心不免危疑二撫移則心自固其不宜緩者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兵家之勝算也而言者猶為督臣謀緩亟三疏爭之謂督臣所督者遼剿也剿有事則當戮力于遼遼固督臣之信地也時未有以臣議為非者暨敵勢稍緩而紛紛之議起矣臣謂敵即回兵遼可紓難而陷城覆師之後撫戢其瘡痍修舉其破敗聲援北關隄備開鐵一切緊要事宜皆非撫臣才

力之所能辦而實督臣職掌之所當爲者且係國朝先行之故事試以陝西言之固原非督臣所駐乎西安非撫臣所駐乎然一遇防秋則督撫並移駐近邊事已復還本鎮歲以爲常夫可行之無事之關中獨不可行之有事之遼左乎關中歲一行之猶不疲于奔命遼左偶一行之獨疲于奔命乎乃猶托簡閱爲遷延藉再請爲觀望謂必待杜松至一何怯耶是非待杜松待經略也經略至而督臣可不出矣此言緩者爲督臣謀最工也然未免以封疆爲僥倖矣若二撫移鎮之議倉卒應變計不得不出于此蓋山海原轄薊撫而易州爲保撫舊駐之地皆故事也今撫臣

劉曰梧請命進止一疏謂山海去遼倘遠非有利害迫身而科臣趙興邦力主山海斷不可移而易州之移亦不必過慮是兩地安危二臣已以身任之矣臣復何言乃臣所滋惧者疆場之事呼吸安危間不容髮故必賞罰嚴而後褒革之義激必明旨信而後全軀保妻子之念輕也今我皇上試思東事以來邊鎮大臣有能伏節赴義舒聖明之憂者乎明旨申飭不啻數矣曾有一旨爲邊臣所奉行而義不旋踵者乎臣恐此端一開邊臣畏敵甚于畏法而三韓之亂猝未易平也其他政先用人乞復考選之制以重言路有疏乞乘時開講以重國本有疏候命已久乞沛俞

旨以濟時艱有疏大都爲人所能言而公復言之者然人
言皆過于亢激易觸上怒公言則朗暢和平能移人情此
淑子序中所以稱公奏疏爲可貴也最後復上中外時事
可慮輔臣佐理無效乞奮乾斷決用舍以回天變疏謂輔
臣事皇上有年其憒憒者似斷斷其容容者似休休其無
所短長者又似一無所專擅究之敗朝廷之倖竇者輔臣
壞皇上之邊事者輔臣紊朝廷之舊章者輔臣亂祖宗之
典制者輔臣臣不敢抉摘微曖但畧舉此數端而不勝任
使之實已彰彰矣輔臣方從哲也其門下黨人銜不附已
力擠之左遷揚州兵備副使公即請急歸里矣公性伉直

好學少即善讀左史而不喜八家博覽諸書頗妨舉業其父力禁止公謂須待十年後再讀暨官行人十年役車之暇購八家全集讀之始知其沉酣古制譜已餔糟啜醨矣速其出之也袪之務盡而必欲以其所獨勝盡力古而求其似必務已出焉而惡乎摹古之公相襲也遂鄙王李輩為不足道矣而其生平宗仰則諸葛公其名堂曰靜儉堂者以公訓子書言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也其志大矣然在萬歷之末逆知黨禍將與遂見幾而作天啟五年起陝西潼關道不赴避逆閹之禍也崇禎初年起川東道勉赴而即告歸知

外訌內攖時事必難為也而其請告之疏與乞上恩之札則壹以疾病為言迨南都擁立起為太僕而馬阮擅權逆知不能立國故仍不赴唐藩建國于閩號稱英主公褰裳從之拜吏部侍郎似可相與有成而權在鄭氏公與新進用事者多齟齬遂長告休于家可採首陽之薇以終老矣而戊子江城變後當事必欲起之親族朋友皆環相勸駕使稍一回首則不為伯夷而為箕子亦有可處之道而卒三死畢命以自靖此乎所以稱公為一時完人也明史不為立傳乾隆間表章勝朝殉難諸臣亦未錄似皆不免遺珠然文稿寫本尚留人間二百餘年後後學復謀為板行

則公之靈實式憑之矣夫亦何憾之有哉

評敘歸晝遼事餘皆從畧議嚴峭潔韓歐家法

讀大理寺卿倭仁應詔陳言疏書後

蒙古在明代邊患與國運相終始至我 朝則男尚公主女爲 皇后能以封爵澤以詩書而人才亦遂輩出如嘉慶朝有法梧門先生道光朝有裕靖節制軍皆學問深博志節皎然爲漢人所未有者也梧門乾隆末年與山陽汪文端公同爲國子監祭酒至嘉慶朝不仕築詩龕積水潭邊與李文正公西涯相近每年六月爲文正公作生日繪圖命酒繼以詩歌天下文章之士大都奔走其門其詩以王孟爲宗古文高簡有法所著說部鐫訖亦於 國典朝章有關漢人之以摘坫自雄者未能或之先也靖節道光

初年以部郎外任累官至兩江總督沒于王事予初不知其生平如何暨得其勉益齋集讀之則其學術之醖尃功之深意氣之盛志節之高皆爲當代之所僅有其文多係官書有裨時政間溢而爲訓州縣訓生童之文則皆洞見本原推極流弊與小生廢儒之說迥乎不同蓋龍沙潔雪鬱積千年加以我 朝教澤之涵濡師友之講習心傳學脉若欲以身承之故能轟轟烈烈做却一場以期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不可以其功之不成而訾之也乃今又得倭仁公倭仁公自稱蒙古世僕予不知其從何出身而竊見其應詔所上之書侃侃而陳至受 新天子手詔褒嘉而

曰朕嘉納焉月勗大小臣工皆以倭仁之直陳爲法其君臣相得可謂千載一時矣蓋其時九卿臺諫所上之疏大都指陳用人行政之得失惟吏科掌印給事中呂賢基責難於君獨爲得大臣體然猶有他說其意不專若倭仁公所上之疏謂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切於嚴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之分藏於心術者難知發於事迹者易見因懸懸爲之分辨若者爲君子若者爲小人如明鏡高懸妍媸畢照果本此以辨別人才十當不失八九矣而又慮皇上以一人之心思而揣摩者衆一人之耳目而混淆者多幾微偶涉於偏私取舍遂致於失當要惟本　皇上好

學之心勤求不倦則　聖學益明　聖志益固其言醕乎其醕微乎其微可與孫文定公三習一弊之疏相表裏矣後又引程頤之言當命老成賢儒時親便坐擇天下之賢俊陪侍法從又引熊漢陽請開經筵以講眞德秀之大學衍義以爲天下治亂在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君德成就而後宰相得其人宰相得其人而後天下治至矣盡矣非漢人所能言亦非漢人所敢言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格非之功舍經筵其何以哉　新天子尊云賢俊難得而不言經筵不可行知必有契於心矣　國朝興圖廣大爲前古之所未聞而

人才亦隨地湧出南至雲南廣西時時有人北至蒙古俄羅斯亦時時有人然赫赫濯濯武功崇隆勳伐譬之家常茶飯不足爲蒙古人異也至於爲風雅之宗展澄清之志爲格心之學如三公者爲尤盛矣因連類而私記之以爲後鑒

如此表章蒙古亦從前無人說過作者之眼孔可謂極大

與潘容堂明府札

容堂老父台大人閣下秋末有一函致謝交丙生兄郵寄想接到矣茲又如命奉上拙文二册煩大筆爲之訂正如或有當則外間要此者多意欲付之梓人以應其求如或不空即不刻亦可弟讀書五十餘年大都從事有用之學老來參觀時事剌謬于心者甚多遂不得已而有言言之人人皆以爲是却無一人能舉而行則有言一如無言然而其言要不可不留于天地之間故妄思付刻非好爲名亦不得已也去歲以救時水患二稿質之學使張小浦先生極蒙許可謂實可以救時今夏以兵事一册呈之亦云

爲將帥者皆須熟讀且云改河北流近有人陳請而不能行予問何以不行謂其摺留中不發乎爲憮然當今豐工不能合口漕船阻滯者多難民待哺者衆河漕與江督皆束手無策惟有從上流陽武地方引河北流從大淸河入海則爲釜底抽薪南河水不日可平而豐工可以合口矣合口之後兩利則南北分流不則併歸北路此實永遠可行之策不徒救一時者也乃竟置之不論後亦無人再奏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重陽後再晉省則學使已兼署撫軍且已奉 旨團練矣予晉署道喜延坐榻上予耳久不聽蒙予茶棹上以指書何以教我予踧踖起立不敢當縱

問近又作有何文字謂六月在省會作一文有謂爲人所
惡聞者遂不敢出近在家爲鄉邑謀團練亦作有幾條謂
何不與我一看翌日投進久未發出十日後予復晉謁即
于簽押案上檢出予稿暨白摺一個稿未動筆第云與此
摺多同予閱之蓋團練總局中公定者臚列十條問何如
予謂大都妥當但有一條最急之務當添入問何事予對
曰今歲江西號稱有秋穀價最賤且無人買城外糧食各
行皆不敢收屯蓋懼倉卒有警難以搬移也而民間有穀
難以換錢窘亦與荒年不異似可乘此機會與藩司大人
商量指處閒款銀一二十萬兩買穀三四十萬石倣古人

豐備貯之意屯之城中一則可供軍餉一則可備荒年三則民間糶穀得錢可應上供與私用而萬一有警又可恃此以堅守一舉而四善備焉法莫有善于此者擲筆開予言一句一點頭曰是予隨趨出不入即歸究不知此事曾舉行否也大抵今之天下最患在貧予謂貧不足患也患無人耳近覽邸鈔有培養君德婉曲陳言者有評論兵事慷慨直糾者且有彈劾權奸不顧其後有患者　朝廷之上要不可謂無人但有人而不當事任當事任者則皆長君逢君欺君誤君從君畏君而不敢犯君匡君之人遂致新天子英明沉毅可大有爲者亦漸漸爲其轉移而不自

覺矣女台至性過人有威有惠使得實補一缺必能綏靖
地方即或坐乘一隙亦必有濟軍務乃羣于常調不能展
布勿竟湮天欲老其材以待大用耶亦姑靜以待之而已
偶有感觸不覺過長惟轉教之幸甚

與新建傅學博丙生書

丙生三兄大人師席承性拙直素少交遊又無適俗之韻所到處皆落落穆穆不可得而親疎頃在省郎盤桓一月除二三舊交外惟足下極意綢繆爽直之性兼能匡我不逮所謂惟惺惺惜惺惺也本有年誼何幸如之賢郎文詩賦字皆大可觀榜發不售心必不快然讀書功夫惟做秀才時能靜能尋趣中一科自有一科之益除古學任人自爲外即時文境地亦須遍歷而後能知其淺深識其正變場屋文雖有繩尺弟曩留京時以所業質莫寶齋先生先生逐篇批示外復書小簡遺弔謂作者不成進士非戰之

非然以云揣摩到家則猶未也場屋文字須嚴整明暢雅秀光圓才是百發百中之技術須勉之夫時文者文體之至卑者也然號爲代聖賢立言而　國家復藉以取士則老師宿儒之道法固不可不遵而風氣以時爲遷變好尚因人爲轉移則近科考墨卷之花樣亦不可不閱高文難作作亦誰識其真俗文太庸庸則難以出色兩折而取其中以先正之骨力被時世之衣冠則嚴整明暢雅秀光圓八字自可爲中道之鵠而予生平懶作時文作則嚴整明暢者多雅秀光圓者少此所以不能成進士亦復不能成家也賢郎用心太緊兄嘗說過此係年少氣銳之故然亦

是一病昔李安溪先生有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下
援寬以居之一句最妙蓋學聚問辨如富商大賈之收屯
貨物差別良楛倘非廓乎其有容受之地則十萬貫錢已
塞破屋子矣其何以取不竭而用不竭哉且義尤有進孟
子言自得之則居之安學何以自得以勿忘勿助不揠苗
以爲長也居何以能安以息焉遊焉有餘地以自處也然
則自得者必寬否則攀援而行必虞顛墜矣寬而後能安
否則室無空虛必致婦姑勃谿矣寬則資深逢原不難臨
文沛然即處世亦復如是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蕩蕩者寬以居之也長戚戚則不可終日矣足下名賢

郎以長瀨其殆有規之之意乎請賢郎顧名而寬以居之則紫之病可免矣弟近在館了無一事偶爾泚筆不覺過長惟採擇之幸甚

擬沙汰僧尼減省寺觀以充軍餉議

僧道之爲禍烈矣然考之於古驗之於今僧似較道爲尤甚蓋道教本於黃帝老子其宗旨尙清淨無爲漢之君若相行之皆足以致承平之治雖其後變爲寇謙之之符籙林靈素之齋醮全失其眞而傳染不多害猶未甚佛爲胡人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其戒首在絕欲倘中國果行其教則人類熄滅久已卽云藉以求福而楚王英首好之卽得重禍則事佛之有損無益昭然可知乃魏晉以來不以爲鑒而愈事之然高僧如佛圖澄不能救石氏之衰捨身如梁武帝不能免臺城之禍是以魏太武帝深惡之與崔浩

共誅沙門毀佛像雖寇謙之固爭而不能止唐太史令傅奕亦惡之上書請除佛法謂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佛設三塗謬張六道欺詐庸品恐喝愚夫高祖深以為然下詔命有司沙汰僧尼女冠祇留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惟給衣食使無闕之而已然唐之諸帝仍酷好之雖以憲宗之賢且迎佛骨於宮內其他可知已惟武宗英明絕出既削平兩河藩鎮復下詔毀天下佛寺僧尼盡勒歸俗田產貨財盡沒入官材木以葺公廨舍宇銅像鐘磬以鑄錢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

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其後周世宗詔毀天下銅器佛像以鑄錢謂佛以善道化人人能行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以上諸事皆詳載司馬温公資治通鑑一見於魏太武太平眞君七年一見於唐高祖武德中年一見於武宗會昌末年一見於周世宗顯德中年皆天下極盛之時猶以僧尼爲風俗人心之害而誅之汰之不遺餘力況今天下水旱洊臻盜賊橫發閭閻困敝府庫空虛計臣仰屋持籌四顧無以爲應而民間苦於銀價之昂雖不加賦而以錢數計之則較之乾隆末年已不啻倍輸其賦富者可以捐官而缺少官多報効者亦不能踴躍道光三十年

所議二十條既不可行到今別定章程每項皆減一成四成以招之而天下僧尼無慮數十萬輩皆高居寺觀樓閣崇隆飽食暖衣早眠晏起在城市者與屠沽爲伍絕不知有清規居山林者與盜賊爲鄰或且爲之囊橐寺之大者田園數十百頃祿食比古之封君稚之小者則蓋飯盆米時時與民家婦女相酬接其驕奢可惡其淫泆尤不可勝言此即在承平無事之時尚當變法以救其敝況今民窮財盡閭閻困敝府庫空虛而可不借貲於此以應其急乎竊思此輩在天地間無益有損實爲民之大蠹國之大患韓子所以擯斥之必力也然如太武帝之盡行誅戮則未

免傷天地之和若如武德會昌之制京師量留寺觀三所或二所各州量留一所大寺留二十人小寺十人五人其餘盡勒歸俗聽其各自爲生其田園貲財盡收之以備軍餉則每年所入之租必可敵正賦十之三四而鐘磬鐃鈸銅像銅器盡毀之以鑄錢則錢不乏於用而鈔亦可不必行矣若此者於　國有益於民無損且歲歲可得數百千萬非同他例之可以一行而不可再行行之久則富民亦貧必至民不聊生者之可比也顧或有獻疑者曰子之言即韓子所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然　純皇帝選唐宋文醇韓子原道篇不在其內趙鹿泉尚書爲之推原

其故以爲篇末數語未免儒生之見可託諸空言而不可見之實事也予乃欲見諸實事乎予曰尚書此文予於文錄已選之矣然而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乾隆間爲豐亨豫大之時留此輩以點綴太平如太倉之有鼠雀亦自無妨若此時太倉已空民亦將如鼠之無以穴雀之無以棲矣而猶養此無用之物以重之蠹夫何爲者且唐之法制尚未盡善故後仍滋多若專留其純行高年者以爲住持而强壯者願還俗則遣之爲民願入伍則選之爲兵且此中亦大有人材面爲試之必有可拔之爲將領爲軍師參謀者弱者則任其投人爲厮養爲奴僕則人皆有所依歸必

不至生後患矣但須得一曉事之人爲之經理酌定條欵並遣數人分行郡邑細查各寺觀人數多少田產多少屋宇多少而量行之不半年而事可畢租卽可收以視唐人之算間架宋人之賣公田實萬萬不侔也夫亦何憚而不爲哉明末倪文正公有言凡當窘急之時不得不行聚斂但須一舉可得數十百萬而後可行若瑣屑纖碎徒滋擾耳若此所行則歲歲可得數十百萬以資國用不獨可供一時兵餉也而一切權宜之例皆可停矣　國體尊而人情順計無有善於此者至於平定之計在選將練兵以大展方畧另別有論著茲不贅

讀禮部侍郎曾國藩應詔陳言疏書後

聖主下求言之詔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于用人行政之得失許其封章密陳一時言者紛起應之以予所見有于用人行政之先補出一層而責難于君者吏科掌印給事中呂公賢基也有于用人理財分為四條一為保舉須尙清廉一為州縣須寬處分一為河工須省經費一為鹽法須籌變通鴻臚寺少卿劉公良駒也有以行政必先用人須嚴辨君子小人而後可以行政又必開經筵以成就君德而後 聖志益定 聖學益明者大理卿倭仁公也有以涵養此心為用人行政之本而又指陳四條一曰懋

聖學二曰省科條三曰卹民隱四曰議經費者通政副使王公慶雲也有不言用人行政而專破患貧之見杜言利之風以端治本而培元氣者工科給事中王公東槐也其言皆有本有末有條有理大之可正君心次之可救時弊然人才必須變化成就鼓舞之而後可用尚未之及也于是禮部右侍郎曾公國藩復補言之以為人不可以驟得必須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而後可我朝　列聖為政皆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其中順治時民志未定故　聖祖繼之以寬康熙末年吏弛民偷故世宗救之以嚴乾嘉之際人尚才華士騖高遠故　大行

皇帝斂之以鎮靜一時人才大都局束于規矩準繩之中無敢有衺縱自雄鋒鋩自露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為者少大率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京官辦事之通弊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通弊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　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計較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顧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願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無才之患故　大行皇帝亟欲得一有用之才

以振頹風然習俗難變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進者因而倖進是必使之從事於學又必

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挽轉移風化之本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加之以振作又慮異日之更張僨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須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畧如此予考之于古秦漢之間人尚夸詐而文帝矯之以謙恭王莽之亂人無廉恥而光武敎之以風節東漢之末人士不知權變而魏武求非常之才東晉之衰政刑失之寬弛而宋祖尚威禁之治雖矯枉者必至過正要未有不濟者身爲轉移者自唐宋以迄元明或于用武之時而崇尚文

學或于俗靡之後而樹以風聲或于偷吏之秋而轉行科
舉或於講學之時而綜核名實其人才皆大有可觀我朝
聖　聖相承因時立制武功文德卓冠千古衛霍淵雲之
徒皆左宜右有取之如寄獨至今日捉襟則肘見納履則
踵決自兵謀國計邊備河防漕艘鹽莢以至銀價日昂錢
幣日賤皆似架漏度日無可支持甚至小醜跳踉除講和
外無長策貸庫空匱除開捐外無良謀人才不足應用誠
有如該侍郎之所慮者吾是以反復思維竊嘆此言之切
中時病也至于教誨之方則必如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而
後盡美盡善而無疵其言曰古者學校貢舉之法始于鄉

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今雖不能如此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制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悉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藝之人使專教導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途至于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才矣此其大畧也而其詳則逐條申明其說詳備以今核之有可不必行者均諸州之解

額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今解額本均而謬濫之恩
亦少也其他則條條可行而立德行之科與罷去詞賦而
分經子史時務之年為最要蓋有德有行之人實能厚人
倫而善風俗舍德行而專取文藝弊有不可勝言者且有
德者必有言有行者必有文而亦有不能兼擅者周禮以
三物賓興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
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彼六德之人自兼六行若
僅孝友睦婣任卹則有不能禮樂射御書數者況今所試
之文藝皆于禮樂射御書數無關惟書為較重近遂專以
此取人何耶至於分經之年乾隆末年嘗行之號為通習

五經實則一經亦無人精究史則通無人讀時務則無人
敢談有談者必動色相戒有不知其何以然者夫士不通
經則無以周知天下之理不讀史則無以通達古今之變
不識時務則司馬德操所云儒生俗吏斯雖龔晉摘豔日
試萬言其于天下國家究何裨耶此亟未慮及此第云內
閣六部翰林院八衙門爲人才萃薈之地而欲堂官時時
接見以教誨之固爲親切然子產有言學而後入官未聞
入官而後學且堂官亦未盡具高識如叔向之以一言而
知然明司馬昭之以五字而賞鍾會得無徒長奔競之風
而無當汲引之路耶然旣爲堂官自有率屬之責而乃慫

年不得見面必有馮唐老于郎署揚子雲三世不徙官者矣故此條之言亦不可以不上也若夫考察必得大臣相助爲理虞書所云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而此疏第云察之于章奏則齊虜以口舌得官而杜欽谷永之談有餘而諒不足者競進矣且面談可立識胸襟章疏則類多假手若不究其人之本末而第據一言之善得毋有不去葛龔者亦得混冒耶然其言時弊則痛切矣謂十數年來滿漢藩臬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無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知其何以然者科道間有奏疏亦復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一摺彈大臣之過

失豈君爲堯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耶一時之風氣有不知其何以然者嗚呼此其來有漸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蓋自乾隆中葉 天子聖明 西征 南巡事事如意一時內外臣工皆歌功誦德不暇重以和珅專政章奏皆有副封不便于己者概不得上由是人皆結舌卒釀成三省教匪之變 睿皇親政痛矯其失所降 諭旨足以回天意而感人心章奏撤去副封皆得直達大臣有過責臺諫何以不言風霾之變納盧容菴先生之奏停查林清餘黨天下晏然 大行皇帝登極之初亦大開言路袁給事銑連上十疏多議舉行大臣有畏其口者借請積欠不免宜

量免正賦爲非所宜言深文詆之遂至堇職重以顧學士
純奏留松鈞忤　旨切責人遂望風生畏無論主德無人
糾繩即臣過亦無人摘發壹任星變于上河決于下夷侮
于外盜發于中水淹東南數千里火燒鹽船四百餘號亦
無一人敢言時政之缺失者侍郎以爲不解是真不可解
也非逢　聖主御極下詔求言且褒嘉倭仁之直以示大
小臣工舜禹之懸鞀設鐸莫過于此矣然言者既多必有
雷同之詞攻訐之論耶人厭斁者侍郎有慮于此因請以
章疏爲考察之眞雷同者不交議攻訐者不發抄如此則
厭斁不生而時時受益此實委曲彌縫之盛心能保言路

長不塞者非謂聽其言而遂信其人也昔唐太宗因常何之奏而得馬周于左以爲美談今誠因言而詢其人必有非常之才出于幕府中者陳潢因靳輔得官此 聖主仁皇帝時故事也即何嫌奏草之或出捉刀者耶故此條之言其意亦大可嘉也夫樹人猶之樹木必平日種植有法灌溉有時修平剔擾有方久之自葱葱鬱鬱蔽日干霄大者可爲棟梁次者可爲榱桷今一概不講而第開科以求之主司又未盡公明而弊混已見爲去取老成宿學多淹沒于糊名易書之中而年少有筆姿者往往獲雋是猶不蓄山林而求大木求大木又不使工師即何怪委棄楨

幹而採取纖細以爲斵標并臃腫不中繩墨者亦濫收耶

故人才以教誨爲重教誨必如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而後

可以得人侍郎殆不敢深言以駭人耳目而第舉眼前之

失以明之耳若乃轉移之法則實係名言考察之方所得

亦別有在乎故分別而疏證之如此

原文本極痛切發揮處如癢得搔如髮得梳後有其人

知必採用

讀工科給事中王東槐應　詔陳言疏書後

家有貧國有貧而天下則無貧何也以田不井授民無恒產視人情之勤惰奢儉以爲轉移故有富家亦有貧家國有分土提封大小不均土田肥瘠亦異故有富國亦有貧國若富有天下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卽百產莫非其財大學所云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也夫何至于患貧哉然而亦有貧者或號爲中興而實未能光復舊物若晉之東宋之南僻處一隅而又須出其玉帛金繒以弭隣釁故貧與弱每相因或恃其倉廩府庫之充而窮奢極欲內則工役不息外則軍旅數興若隋之

煬帝宋之徽宗不難蕩盡祖宗之所有以供橫費故貧與亡常相迫又或藩鎮跋扈盜賊橫行諸侯不朝不貢道路或壅或塞若唐宋元明之季軍士脫巾而譟司農仰屋而籌田畝荒蕪府藏空竭朝不保夕稗政亟行或鬻官爵或算舟車或稅間架或增田賦欲以救貧而適以速其亡而已若乃天下一統土宇未致分崩　聖主當陽臣民並皆愛戴雖有水旱不過偏災雖有師旅未為大敵倘能修明政事救其弊而補其偏選擇賢才塗其釁而禦其侮則食租衣稅天子可不言有無矣而猶切切患貧若不可以終日者乎誠不知其何說也乎曩在吉安府幕嘗答劉詹岩

殿撰書謂今之天下大都患貧不知貧不足患患無人耳且救貧之策亦不在區區搜括剋扣捐輸聚斂之間一在開濬瀛漠之水田使漕米不仰給于東南南漕四百萬石每石折錢二千文歲可得錢八百萬貫而省官之費尚在其外一在行唐劉晏之鹽法不設官吏祗于出鹽處榷取其稅陳雲伯謂歲可得銀二千萬兩予謂只取其半而諸例可盡罷矣但此二事皆非能人不行故曰人爲急也春間作詩八首內有河可改流歸渤海鹽宜直賣與商人漕糧隨地屯墾種宗室分居力自伸之句皆所以救貧而不至于患貧者也乃今得讀工科給事中王公東槐之疏有與

予言相表裏者是可喜也給事之疏不泛言用人行政而專破患貧之見杜言利之風以端治本而培元氣單刀直入辟易萬人奏疏中霹靂手也其意以爲今之百姓已貧自銀價驟長民間暗加一倍之賦而又水旱傷之盜賊竊之貪官汚吏擾纏而朘削之疲困所有豈復更堪求取而理財之臣輒曰無損於民有益于國夫財不取諸民必別有神輸之術不然則不取諸民仍是虧短國賦耳以捐輸言之每事例一開鹽商輒請捐輸數十萬先由運庫墊交然後分年扣還及核其虧短都不堪問與其捐輸何如繳欠與其運庫墊交分年扣還何如運庫先行提撥而令繳

欠扣補故鹽商捐輸者掩耳盜鈴之術也又捐輸一途現任官爲多所捐之項即正賦也所虧之項即捐款也迨清查既行而捐輸遂無應者其故可知矣故現任官之捐輸剜肉補瘡之術也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又曰國家歲入之款四千四百餘萬出款三千九百餘萬經制本自裕如而財不足者以政事不修也督撫整理有方地方盜賊不作則耗財者去其一邊防慎守不生釁以挑外患則耗財者又去其一河防得要順軌安瀾則耗財者又去其一州縣之官斥貪尚廉則耗財者又去其一而又罷不急之役復捐無益之費部臣持籌量入以爲出而財猶患不足者未

之有也然欲盜賊不作邊防修整黃河安瀾州縣清白皆非得人不能故曰貧不足患而患無人也且我　國家固未嘗貧所不足者惟太倉之米因災荒蠲緩或有缺額耳若府庫之財固未嘗不充盈也何以知之以前查戶部稽察之數知之夫竊去之數至二千數百萬兩其儲藏必加倍且再倍三倍可知今數十年管庫之臣雖死者去者亦須分賠則庫藏仍如原額亦可知矣昔宋太宗嘗幸左藏庫見其所積曰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患財少而封樁之可謂過計于是分左藏北庫爲內庫并以封樁庫屬焉謂朕置此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日用度有缺

復取斂于民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其後真宗東封西祀仁宗西討北和財用不足皆出內庫金帛以資之見畢刻續通鑑者一一可考我　朝之財不知別有封樁與否而即此戶部所儲之財亦不可謂不足乃一遇事故諸臣只請開捐而戶部之銀視同土塊任聽貪官污吏暗偷明竊而不計不知積之何為且與外省存留之銀往往撥充經費又何意耶讀顧亭林日知錄卷十二財用一條當有惘然其變計瞿然其自悔者矣

王公此疏剴闢不與人同而發揮亦復透切可稱牖壁一燈繇者亦可以覺矣

錄合州龔刺史堅壁淸野並招撫議書後

此文從石香村居士勘靖教匪述編錄出原書只作一篇

予分爲二篇錄之首篇分三大段首段言調兵增兵之害

及招募鄉勇之無益有損何則國家經制之兵本屬有限

腹裏尤少一調不已而至再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又將肆

志是無事之區又將有事此調兵之患倉猝募兵但取充

數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遇賊則鳥獸

散耳此增兵之患鄉勇守護鄉里易得其力若以從征則

非所願平生未受涓埃之恩臨陳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

有所不可而爲之長者皆其等夷强相鈐束于心亦有所

不服故加恩則玩而驕執法則抗而怨求能約束而整齊之難矣此鄉勇之患也兵多則糧餉廣糧廣則轉運難州縣苦於津貼民間苦于差徭然誠有濟於事亦不必過慮而四省之山四面峭壁非數萬之衆不能仰攻幸而得之賊已乘間他徙窮日夜之力追之而勢常不及蓋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則無地非糧官兵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預設夫馬豈能預增倉猝移營糧必貽誤其難一賊身登降輕便而我兵佩帶多端行走不易其難二賊皆本地之人便於山行我兵如陝甘等處壯健有餘登山則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其難三賊隨

地隨時可以休息我兵行必按隊止必安營挖濠樹柵日夜不得安眠其難四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而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分而我兵不得不分賊合而我兵不能遽合焚掠裹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曠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計將若何曰必行堅壁清野之法令鄉村團練壯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移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繕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田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壘登陴相與爲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至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

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則死此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要必先擇員吏各府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賢者罷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佐以正佐數員講明利病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出三月可以畢事矣其次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加築因高其村墟市鎮人烟湊集處則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爲築城堡外挖深濠務令高廣民零星在外者並移入之磚石木料之費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次則選擇頭目以經理一切事宜必擇其家道殷實品行端方明白知事者方足勝任其次

清查保甲不使匪人闌入其中其次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爲部伍令各習一技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縣有警或鄰保告急許以其半救援其次則積貯糧穀堡寨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囷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爲給銀悉買入倉官兵經過卽以此爲支用賊至閉寨壯丁登陴按名給錢無令家食其次則籌度經費一切築堡挖壕建倉買糧置備軍械及守禦器具銀皆官給交堡總司其出入惟倉穀之數主於官如此者有十利一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二可制奔竄之賊三可制負固之賊四可保障州縣五可省臺站之費六不致再生他虞七不

致鄉勇習於兇暴釀爲將來之患久可漸化爲良民尤可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十則一勞永逸數世賴之然而有慮其騷擾反致累民者迂緩不切於事情者又有慮其費大畏其籌辦難者文皆一一辨之明而說之備此前篇之說也細爲核之其言良爲有見然有偏重不得其平者亦有窒礙而難於行者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將言堅壁清野之善遂力言招兵募勇之非則不得其平矣守者堅壁清野之說始於漢光武創業之初陳俊擊五校不勝請使百姓各自堅守壁而絕其食後遂沿而行之蓋本李左車告陳餘韓信兵自遠來其輜重必在後願足下

堅壁勿戰假臣奇兵以絕其糧道則信可以坐縛之言而變而通之者也五省教匪之變行之實有顯效然不專藉乎此額經畧德參贊楊提督朱總兵以及桂涵羅思舉之徒皆健鬥而衆有方畧者也當賊蜂起之初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避之不可禦之不能使無諸公出死力以挫其鋒折其鋭則縱橫衝突千里無人烟久矣尚何暇築城而結寨乎其後綿歷數年賊鋒挫而兵力亦疲勒制軍遂奏行堅壁清野之法以絕其食此蓋乘賊之衰而補兵力之所不及者也而乃力言用兵招勇之不足以滅賊則不得其平矣況于高山築寨平地築堡其費皆從官給官其有此

餘財乎且賊平之後平地之堡可守之以爲困誠所謂一勞永逸數世賴之若高山之寨不毀或有桀黠者據爲巢穴大則如楊難當之仇池滿四之石峰堡小則如吾鄉之天井堝黃爾洞時時有賊竊發矣其可假其地而助之資乎又干利之說謂可不設臺站果如其言則師行衽席之上矣然所過處非有官彈壓有兵守護兵得無多支而別索乎多支別索能懲之使就範乎且據其所言當行堅壁淸野者惟四川之某府某縣陝西之某府某縣湖北之某府某縣以賊常往來於此也夫賊亦有心思有耳目獨不知所趨避而竄走他州他邑乎是欲恃此困賊必盡天下

之府州縣鎭並堅壁清野而後可承平之暇諭百姓以綢繆牖戶令自出貲爲之然欲築數尺厚之牆必佔一丈多之地況牆外又挑挖深濠濶須八尺民間能有此空閒地乎勢必拆毀廬廢田園一堡成而其地方已貧矣故此語只可備一說令民自擇便利行之而不可以官與也至後篇招撫之說則盡美盡善矣開口說賊不可撫也其勢亦不受撫所撫者撫民之脅從者耳只此數語已足呼楊鶴陳奇瑜熊文燦之徒而使之廢倫諸公早知此意則必無車箱峽穀城之變矣中言百姓之從賊者有二一被其煽惑一被其裹脅被其煽惑者甘心從賊者也然中亦有辨

入教既久心性俱迷此冥頑不靈不可化導者也又有富者畏禍貧者貪財邪教以避災得利之說歆而中之一時不察翕然信從後遇官府查拿鄉里執証無以自解遂不得不棲身賊巢以苟延性命此愚民誤入其教而不能自脫者也被其裹脅者皆不得已而從賊者也然中亦有辨精壯之民賊先拘而苦之後強以拜師從之打仗殺人放火之事皆曾做過此欲歸而不敢者也老弱之民供其役使艱苦萬狀日夜思歸然妻子爲質不忍遠離家業已空無以自置不得不隱忍隨行以圖苟活即有隻身易於逃脫而賊之防範甚嚴晝則維以大索夜則閉之空房俯首

帖耳莫敢先動此則欲歸而不能者也自嘉慶元年用兵以來民之死於賊者無論與官兵迎頭擊賊其銜鋒冒刃者皆吾精壯之民也官兵從後尾追則兜擒掩取者又吾老弱之民也幸而乘間得出而盤獲者又視為奇貨冀邀厚賞非法拷掠幸而解赴大營問官又徒泥其迹不原其情風聲所布誰敢復出今蒙

聖諭自古惟闘用兵于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

聖主浩蕩之恩開三面之綱伏讀

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安久勞思逸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大哉王言只此數語已足感天地之和而消邪沴之氣矣惟愚民目不知書謄黃遍貼未

必周知知亦不敢謡信伏求　勅諭領兵大臣于大營中預備大旗一面上書招撫難民四大字遇賊打仗另立于山之上或營之左右有投來兵械來奔旗下者皆不得擅殺送交地方官問其姓名里居願留者妥爲安插歸籍者酌量資送風聲傳布孰不求生即或所放者未必無一二真賊逃回賊營然賊既生還則百姓必無死理益堅向化之心而來歸者恐後矣此解散之一法也其有心地明白語言便捷者予以重賞令其招徠能殺賊縛賊來降者更加優賞賊心既散賊黨亦離此解散之又一法也抑更有請者某三年軍營所見百姓逃回者皆在官兵打仗之日

官兵大勝則逃出者尤多是剿而後可成撫而剿必須兵力今兵力少意矣宜選派精兵慎擇良將剿撫並用奇正相生兼行堅壁清野之法使賊無人可裹無財可掠不過旬日不特被裹百姓投出相繼卽其賊亦鳥獸散矣其文分別辦理有倫有脊有經有權而扼要在惟剿而後可以撫引有明鄖陽之白圭項忠先擒斬劉千斤苗龍等數萬人而後原傑得以成撫治之功爲證實爲顛撲不磨之論何近之人尙不知變而惟思以招安爲功也然剿必須兵力而兵不用命其如之何是必用戚大將軍束伍聯坐之法以節制之然後可耳然而予之意則更有進昔漢末朱

儁之討賊也韓忠欲降儁堅不許謂天下一統與秦項之際不同土皆吾土民皆吾民而忽發焉思逞撫之不足勸善勦之足以懲惡是也真不可撫也今以脅從之眾誅之不可勝誅而招之使降其意善已然除老弱之外精壯者多狼子野心久在賊營視殺人放火為故事歸而無家可依無田園可靠飢寒難耐仍復發而思逞且逆知戰敗之後之必有赦也約舊徒而招新眾其奈之何是必另立一條凡此輩之受撫者令州縣籍記其姓名或不安本分許鄉民指名控告雖杖罪亦必處死又須嚴飭州縣凡遇搶掠劫殺之案必須按律重究不可曲為開脫以啟僥倖之

心庶可稍制其末流耳至於修德行善感召天和俾水旱螟蝗之災不致時時見告而又慎選長民之吏爲之求牧與芻實行讀法之條不徒以奉行爲故事則雖有奸人爲之引誘邪黨爲之招摇亦將塞耳而不願聞裹足而不願入是在　聖君賢相調元贊化以錫之福　督撫大吏明刑弼教以消其萌用并書之以足其說

尙友樓記

予性拙直素少交遊不獨少時在父母膝下兄弟怡怡無所爲友也卽冠而肄業豫章壯而留滯京邸强而歷遊幕府艾而主講各郡書院皆人才聚會之所而予仍落落穆穆不可得而親疏絕無所爲指天誓日換帖題襟以訂兄弟交者故凡飲酒看花之會彈琴度曲之場呼盧喝采之區拈韻分題之座人皆趨之若鶩我獨避之如仇以始而相狎繼而相侵終而相謗者多也卽有二三老蒼以古文自雄以經學自詡以經濟自命而問與討論或是古而非今或知今而不知古道不同不相爲謀故予嘗自笑生

平竟無友也夫友爲五倫之一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並重者也人而無友可乎且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其何以廣已而造大乎曰不然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詩讀書以知其人是爲尚友夫尚友者豈直披襟捉臂起古人而從之哉讀其人之詩古文詞即可知其人之性情心術以其正大救我之偏私以其高明開我之闇汶以其奇崛矯我之平庸以其深沉糾我之淺露蓋莫有大於是者焉不能友天下之善士而好讀古人之全書

自六經諸史而外凡唐宋金元明以及近代文集其卓卓大者予皆得讀每讀一集輙如見其人或忠悃淋漓或毅行卓越或道德深厚或勛伐崇隆起敬起孝欲歌欲泣恨不得親侍杖屨與居與遊步亦步而趨亦趨也又恨不得聆其聲欬賞奇析疑業以之精惑以之解也然而瀝其液而取其腴領其神而會其意詮次論定一一謀爲板行即不啻送抱而推襟攬環而結珮矣斯友也無論酒食中無此人聲氣中無此人卽金石中亦無此人故予雖未能友今人而實尙友古人也予恒產無多祖父所遺暨己所增置田租不過百二十石土租不過八九十石而書則自借

閱借抄之外六十以前有二萬餘卷六十以後逐歲所增亦萬餘卷擬庋之桑園架上失去者十之二蟲鼠嚙壞者十之一暫移貫隴建屋三間於所居下棟之右上層為樓以藏諸書與板下層以課孫曾本擬名為抱膝見貫隴山居記中繼念予何人斯敢以卧龍自況且耳聾目瞶頹然老矣豈惟遐不能赴即館亦不能遊惟枕籍諸書之旁優焉游焉以盡餘年而已命曰尚友而師資即在于是九原可作舍古人誰與歸乎樓面對蒙山是一齋中丞結楚蒙山房之所也未山近在右側予族天章先生記之甚詳登樓望之頗豁心目第嫌簷低壓眉未盡看山之趣他日當

有以鑒之